

戏剧资料辑

道義之交

蒲伯英 遺著

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
《戏剧与电影》杂志社
编印

目 錄

《道義之交》的意蘊及人物塑造	二	何開四
道義之交	七	蒲伯英 遺著
試卷六篇	七六	蒲伯英 遺著
止庵詩鈔	八三	蒲伯英 遺著
殿俊	一〇二	(電視劇文學本) 李興普 編劇
大的欣慰 由衷的感激	一七七	蒲祖蓉

——先祖蒲伯英遺著出版后記

《道義之交》的意蘊及人物塑造

何開四

一部優秀的作品總有其永恒的魅力，它不會因歲月的流逝而消褪其光采。著名戲劇界前輩蒲伯英先生的名著《道義之交》盡管是二十年代初的作品，但今天看來，依然令人感佩不已。劇作深刻的思想及在藝術上的精湛造詣，使它在中國戲劇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值得研究者重視。

蒲伯英先生在歷史上是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同時又是話劇運動的開拓者。他對這一新的藝術形式，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在我看來，這位曾投身于中國近現代革命活動的戲劇家，十分重視藝術的社會功能，重視藝術對民衆的教化作用，他不屬於吟花弄月的一派。他明言：「戲劇是引導人類向光明路上去的一顆明星，是打破舊中華傳統的種種偶象的一種利器，是開墾世界的、人類的、新中華的一柄長鋤，和其他新學問新事業一樣，很值得而且應該用多數多量的精力去改革它創造它，無休無限的去發展它。」可見，蒲先生是把戲劇事業和改造中華，變革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同時，蒲先生也絲毫不忽略戲劇作為藝術的審美功能。他在辨析戈登格雷說的「戲劇是教化的娛樂」的觀點時，主張的就是教化和藝術的有機融合。而

我可以說，以上蒲先生的戲劇藝術觀在其名作《道義之交》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道義之交》作爲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有很強的批判鋒芒。它解剖的是一個病態社會的肌體，特別是封建主義的意識和觀念在社會，尤其是上流社會里的癌變。魯迅先生曾把中國封建社會史概括爲「吃人」二字。不過這種「吃人」也并非青面獠牙，血盆大口，它最大的特點是有着冠冕堂皇的道義外衣，吃人的血口被道義的袍衣遮掩得乾乾淨淨。《道義之交》的敏銳之處就在于以犀利的筆觸把那一張遮羞布撕個粉碎，掀翻了人肉醬缸上的金蓋，從而揭示出所謂「道義」的猙獰面目。作品描寫的是大都市上流社會的一角，紳士淑女、富商巨賈、官僚政客，薈萃一堂，他們都以道義相標榜，事事擺出一副正人君子相，而骨子裡却在霉爛發臭。全劇圍繞着流寓上海的紳士易敏生因還債引起的糾葛，把各色人等扭結在一起了，窮形盡相地刻畫出他們的丑態。其中易敏生和倉聖學堂教員康節甫及樂善堂董事白楊齋在這一糾紛中的形形色色構成了全劇的主要框架。康和白都可稱爲「道義」的化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言必稱仁義道德，他們時時進言易敏生，要「渴不飲盜泉」之類，儼然以「道義」的諫客自居。就是爲一己謀私，也要打着道義的旗號。譬如康節甫誣騙易敏生爲留洋的兒子匯學費，就說得如此慷慨激昂：「……我們道義之交，留學費是國際上的關係，在外國欠了賬打官司，就是辱國，看着人家辱國不打主意救他，就是不愛國，你是個大名鼎鼎的愛國大家，所以我替你着急。」明明是騙人錢財，却「道義」得令人生敬。就是以道義爲幌子，康白二人拐騙了易敏生的支票和金銀手飾，陷易于吃官司的困境，而迂闊的易敏生身臨絕境，仍陷入「道義」的雲天霧海不能自拔。康白二人的行騙術，真可謂「盜亦有道」了。與此相反，淪落風塵的妓女曾蘭

枝則在易敏生遭難時解囊相助，這種反差則更進一步對所謂的道義作了嘲諷。蒲伯英先生對「道義」的抨擊，應該說是極其深刻的。辛亥革命趕走了皇帝，帝制土崩瓦解，繼之的五四運動又高揚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幾千年的封建根基在動搖。但是另一方面，歷史的陰影依然籠罩着華夏大地，封建主義的幽靈香火未滅，委蛇長留，這具僵尸還在霉爛、發臭、毒害着衆多的人們，成爲整個社會變革的巨大障礙。那些航臟罪惡的勾當，又無不假「道義」以行。如果說幾千年來，仁義道德之類只不過成統治者馭民術的工具，那麼，在二十年代，這一祖傳秘術依然還潛在或公開地起作用，劇中那些口口聲聲以仁義道德相標榜的雅人，又哪一個不是干着賊民丑事？蒲伯英先生深會于此，借優孟之衣冠，抒志之士豪情，傳啓蒙之思想，以圖振聵發聵，徹底掃除封建余毒，其人格的高尚和見識的卓越，于此可見一斑。

作爲一部現實主義的劇作，《道義之交》很重視人物的塑造。主要人物易敏生和康節甫等，都給人很深的印象。

康節甫這個人物形象刻畫得極有深度。他的巧言令色，騙人有術，使我們想起了莫里哀筆下的那個偽君子答爾若夫，而其一副道學家的嘴臉和舉止又酷似魯迅《肥皂》中的四銘。他是逢人必講孔孟之道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爛熟于胸，簡直成了「道義」的載體和象征。作者動態而有層次地揭示出其性格虛偽而又貪婪的方方面面。一出場，他就是「道義」的諫客，以聖賢的禮義自詡和規範易敏生，繼而以「愛國」的金字招牌輕易攫取大筆款項，在易敏生陷于困境時，他仍能以「道義」之名落井下石，而最后西洋鏡拆穿，他居然還能以「道義」自遣，以「死」明節，裝模作樣地說什麼：「我要死呀！我沒臉見易某人呀，我比施忠還不如呀……」但明

眼人看出，他何嘗會去死，無非是再借「道義」演戲而已，任你天下滔滔，自觀濤生雲滅。「道義」成了他手中得心應手的魔方，隨條件、地方和時間的轉移，變幻出數不清的花樣來。但是讀者和觀眾也不難在他身上透視出所謂「道義」的虛偽、無耻和罪惡來。

與此相應，易敏生也是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他天良未泯，樂善好施，一生信「道義之交」，熱心于公益事業。他很像安徒生童話中那位脫光衣服的皇帝，被人騙得精光而不自知。他喝了「道義」的迷魂湯，至死不悟，戲末，他聽說康節甫要死，還涕泗橫流地說出這一番話來：

「朋友——朋友，真真是個朋友。他，是一個道義之交，一點兒不含糊，道義之交。他要死，我非看看他，非和他拉一回手不成。你看，他在那里哭哪。他做了對不住朋友的事，他要自己死，他知道他對不住朋友，他知道要死，要死總對得住朋友，道義之交，一點兒不含糊。你別拉我呀！」

這段臺詞，真可謂描畫出了一個「道義」的受害者的形象。他使我們痛切地感到「道義」的威力，一個為「道義」殘害的人，雖九死猶未悔，依然俯首膺服于「道義」，就是為封建「道義」去殉葬也心甘情願，「道義」已使他病入膏肓，「救救孩子」，在一個長期為封建文化濡染的病態國家里，談何容易哉！另一方面作者也絕不僅僅是把易敏生這樣的人看成一個受害者，哀其不幸一番而已。他更有批判的眼光。易敏生固然是受害者，但千百年這種受害者構成了封建文化的土壤，「道義」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的踴躍發揚，易敏生們能辭其咎嗎？他是受害者但也是作偽者。蒲伯英先生雖然未對這一人物作直言的評價，但藝術形象本身不就顯示了作者

這一深遠的思想嗎？二十年代的話劇人物塑造就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實屬難能可貴。

還須一提的是，固然以上兩個人物塑造成功，但其他形象也并不蒼白。海涅在談到歌德的創作時說：「歌德在他的長篇小說和戲劇里面，對每一個人物都是精心料理的。他們無論在什么地方出現，總像是主角。在荷馬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里也是這樣的。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根本無所謂配角，每一個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這一美學原則，在《道義之交》中也有鮮明的表現。在劇作中，不論是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不論是出場較多還是出場較少的人物，作者對他們都是精心料理的。作者善于把社會的矛盾集中凝注到人物性格上，嚴格按照生活的邏輯，對他們精雕細刻，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和命運，每個人在他活動的環境中都是主角，各有其典型意義，《道義之交》出場的十來個人物，都有較鮮明的性格特徵，如白楊齊的狡猾、邱荃園的神氣、元季波的驕橫、胡任之的狠毒、陳公厚的絕情、曾蘭枝的俠義，都在波瀾起伏的戲劇衝突中得到充分的顯示，而各種人物之間又互相映襯，性格互相碰撞，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人物形象。

《道義之交》是蒲伯英先生二十年代初的作品，至今讀之，仍令人感奮不已。歷史證明了它的價值。我想，這樣一部優秀的劇作，倘若能再度組織上演，一定會受到觀眾歡迎的。

道義之交

蒲伯英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易敏生

四十歲上下，流寓上海的紳士。濃眉，短須，衣服很簡樸，神氣很脫略。

康節甫

五十歲上下，倉聖學堂教員。清瘦，長須，衣服很舊式，神氣很深沈。

白楊齋

四十歲上下，樂善堂董事。面貌豐滿，小八字須，服飾神氣都很莊重。

邱荃圃

三十歲上下，洋行買辦，衣服很時髦，神氣很活潑。

柯爵廷

五十歲上下，富商，胖子，絡腮須，衣服很華麗，神氣很質率。

陳公厚

五十歲上下，保險公司司事。禿子。

譚惟禮

三十歲上下，錢莊掌櫃。胖子。

元季波

四十歲上下，造幣場總辦。

胡任之

三十歲上下，護軍使秘書長。

客甲

客乙 客丙

曾蘭枝

廿二三歲，妓女，服飾奢華，舉動不受拘束。

金 懋

易家的老僕

僕甲

僕乙

馬弁甲 馬弁乙

妓甲 妓乙 妓丙

地點 上海

時間 初夏的一夜晚，九十點鐘底光景。

布景

易敏生家底洋式院落。左面洋式客廳，外部，有門窗，有走廊，有涼臺，客廳內燈光由門窗透出。右面石山花木之間隱約有房屋，正面紅磚牆，鐵花門，牆外是馬路，馬路北邊有洋房樹木，和易家相對。院落內散放着藤木茶幾等家具。（開幕）康節甫在茶幾左邊藤椅上，手拿水烟袋。白楊齋坐在茶幾右邊藤椅上吸紙烟。

康 喂，你看。（對白說）他們這酒要鬧到什麼時候？（此時客廳內有斷斷續續的拳聲唱聲）。

白 是呀，三哥，你是每晚上十點鐘定要回家的。你底坐功耽誤不得，今天他請的這兩位政客，……元總辦，胡秘書長，都是生客，我們初會面，總得比平常客氣一點，要不然三哥你到是先請回去的好。等到他們散席什麼時候哇？

康 不。我倒不是因座上有什麼總辦，什麼秘書長，拘束着不敢走，你知道，我向來不理會這些勢利眼的。我是因為有幾句要緊話等着給敏生說，非今晚上說不可。至于我底坐功，并不像同善社悟善社那些左道旁門，什麼泥元官出嬰兒哪，什麼守玄關，觀主竅哪，我習的是我們儒家的靜坐法，無非養養心，養養氣，并不要亂想成仙成佛。每天能够準定一兩點鐘，自然很好，就是偶然耽擱一天兩天，也不礙什麼事。你要是有別的事，倒不妨先走一步，回頭我替你給敏生道謝好了。

白 我也是要等他說幾句話呀。因爲大小孩子，想在造幣廠弄個事，要托敏生說一說。還有……

康 前回不是敏生替他在道公署弄了一個科員嗎？怎麼還要……

白 那是二小孩子哪，你記錯了。現在說的是你大侄兒，孟庸。

康 唔。

白 還有禁酒會和佛學雜誌的經費，有兩個月沒給了，今天也得催催他。不然，我這個會計主任逼得下不了臺，他底名譽也不好哪。三哥，你想想，我們是道義之交，能够瞧着他把好的名譽壞下去嗎？

康 可不是嗎？他這個人有血性，肯辦事。不吝惜銀錢。在吾輩中真是個豪傑之士。無怪乎他掙得這份名譽。只可惜他犯了紅樓夢上賈寶玉底毛病，「愛博而情不專」。近來又中了點什麼新思想的毒。這里答應出錢組織學舍，辦學堂。那里答應出錢辦雜誌，印叢書。七頭八腦的，他底力量那顧得過來。我恐怕他新辦的事一點把握沒有，倒把從前辦成了的事先攪和得停了攪。這種玩法，實在大大的不妥，所以我想結結實實忠告他一下。

白 你今晚等着他，就爲是要進這個忠告嗎？

康 自然，進忠告是要緊的。可是帶着也是要催一筆款。這筆款項關係大得很哪，要像禁酒會佛學雜誌那樣可輕可重的事，今晚上我也不……

僕甲（從客廳里出來）康三老爺，白老爺請吃飯。他們底酒完了。

白 我已經很飽了，不吃飯了。

康 我也是吃不下去。（略為躊躇），還是去坐一坐罷，替主人敷衍場面。（康白同起身進客廳去，客廳內妓女陸續出來，從大門出去，隨後衆客出廳，在院中小立。）

易 今晚上月色很好，大家院子里坐一會兒去罷，來，（喚僕人）換兩壺釀茶來。

元季波 不坐了，我還同胡任翁到他那里去，有點公事要商量。

胡任之 我陪季翁先去，諸位多坐坐吧。（元胡帶馬弁出門，門外有汽車聲，余客都在院子里隨意站坐）。易坐茶幾左邊藤椅上，邱荃圃，柯爵廷坐右邊藤椅上，康白坐靠石山的一張藤床上。

易 （向邱荃圃）七哥，你鄉下那花園，真可以借我過夏嗎？

邱 什麼話？咱們哥兒倆有什麼不可以。不過那地方實在不配說花園，只有幾間土房子。不過樹木很多，又傍着水，風景還不錯，我買這地方的時候，原打算好好拾弄一下子，可恨老沒得工夫。到如今連圍牆都沒打。你如其是要去領略一點野意兒，那倒差不離。如其是要帶了你的心上人兒蘭枝先生去做行宮，那就不如柯大哥底蕙園好了。

柯爵廷 我的蕙園嗎？唉，別提起來。我費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勁兒才修蓋好了，居然有人嫌他有富貴氣不脫俗。這話是一位雅人說的。我倒不懂，有富貴氣倒俗了，難道要有窮光蛋氣才不俗嗎？一班什麼雅人。說到住房了，穿衣服，總怕富貴氣太重太俗。講到做官，謀差事，可又拼命的往富貴上巴結，不怕俗了。痛痛快快說罷，咱們當然是富貴，才有錢造房子，富貴人造富貴房子，有什麼客氣，要故意裝窮光蛋的樣子？像徐東海，住在堂堂的總統府里，偏要充什麼「退耕老人」，「水竹村人」。雕梁畫棟的旁邊，擺兩間土炕，茅草房。把好好的一座

帝王宮殿弄成四不像，那算犯了什麼病，你們說。

易 柯大哥這一氣兒，把假充雅人的罵苦了，我可一點兒都不懂，因為我心里並沒有巴結富貴的毛病。我因為這租界上金碧輝煌的洋房子，實在住得太膩了，有時候兒很想到鄉下去換換空氣，並不成心想充什麼雅人，所以我還是願意借七哥鄉下的土房子，不願意去打攪柯大哥的蔥園，（帶滑稽態度說）況且還有一層，端陽節快來了，鄉下土房子里躲着，或者要賤的找不到，（向柯）對不對？

柯 哈哈，你不要打這個主意罷。我們端陽節那一天底特別消夏會，短了你還有什麼趣味。你要是躲了，帳主兒找不着你不要緊，我們喝酒的朋友找不着你，那才彆扭哪！老兄弟。你不要……

僕 （從客廳出來）電話！邱七爺的電話。

邱 誰打來的？

僕 清和坊花月珠。

邱 你告訴他，我們這就去，不用接電話了。大哥，六哥，去罷，有幾位客早在那里等着哪，（向諸客），諸位一塊去湊湊吧。不打牌，喝幾杯酒，花老二今天的生日，替她熱鬧熱鬧。

客甲 乙丙…… 好好，我們都去，擾邱七哥。（起身要走）。

易 諸位先走一步罷。我還陪康三哥，白二弟坐一坐。

邱 節翁，楊翁，今天賞個小面子，破一回道學的例，好不好？
康 （站起來）不是，我不是什麼道學。我要和敏生說幾句話。

白（也站起來）我也是一樣，謝謝罷！失陪得很。

易 我隨後去罷，入座不候，我準來喝酒，（衆客陸續出門，邱走在後頭，到門邊，恰好蘭枝進門）

邱 老四，你成心哪，我們散了，你才來。

曾 那是成心。來早了，你好灌我的酒。

邱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回頭還得灌你，花老二那里。（轉身出門去，康白移坐茶幾左邊藤椅，曾坐右邊藤椅，僕人給曾送一碗茶。）

曾 康老爺，白老爺，老不見了，好哇？今天沒喝酒？

康 我向來不喝。

白 我向來也喝幾杯，不多。

易（送客回來坐一藤椅上）你問他們二位嗎，他們肯喝酒？那倒是新鮮事兒了，你還不知道，就爲我這酒，他們苦口婆心的不知勸了幾多回，勸得我當着他們，喝酒都不好意思了，誰還好意思讓他們喝酒？

曾 對呀！酒真要少喝才好。康老爺，白老爺，真是你的好朋友，你底朋友勸你別敬酒的，怕就只他們二位罷？除了還有誰？還有我……

康 你不要把我拉做一道兒，你不願意他喝酒和我勸他戒酒的意思，恐怕是兩樣！同床各夢。

僕（由客廳出來）清和坊來電話請老爺就去。

白 (站起來看看手表)十點一刻了,你要出門,我們到客廳里說幾句話罷。

易 就這里說罷,我們的話,用不着避他。(指蘭枝)三哥還有什么話聽不得?就這里說罷。(白復坐)我正要告訴你,孟庸的話,我給元季波提過了他說,「可以,但是初進去,薪水不大,」你們孟庸願意干嗎!

白 怎么能由着他干不干?小孩子,初出來做事原是教他借此練習練習,那能够計較薪水?我教他去就得了,謝謝你費心。我還有兩句話……

易 你聽我說完了罷?還有佛學雜誌底津貼,我打算停止了,我近來覺得在中國無論提倡什么宗教,都是危險事,因為中國人腦筋里裝的都是鬼神,無論什么宗教,到了中國,都要染止幾分鬼氣。近來有一班妄人,鼓吹什么「萬教同源」。依我看中國早就是「萬教同源」了,豈止五教六教。一萬種宗教,都是說神鬼的紅燈教,不過程度不同就是了。「佛學雜誌」底影響,也和悟善社的靈學雜誌底影響差不多,所以我不打算出這筆錢了,出錢去造孽,何苦哪。

白 這個(略為沈吟)自然不能勉強你。

易 還有禁酒會底月捐,每月五十塊,我記得有兩個月沒給了?(開錢夾數鈔票給白),這就請你帶去罷。往后我還是照常捐錢,可是請你在捐簿上把我名字鉤掉了改成無名氏底捐。我見天見喝酒,却在禁酒會捐錢,勸人別喝酒,這真有點不像話。(略為沈吟)還有什么,我想不起了,你想,我們還有什么話?

白 没有什么了。我要找你說的就是這些話,現在你都說了,你要出門,我們明天見罷。
三哥(向康)你還坐一坐嗎?

康 唯，我還坐一坐。（易送白出，回再坐）

易 （向僕）你打電話問興亞公司陳先生，和祥益錢莊譚先生，他們說十點鐘來，怎么這時候還不來，三哥（向康）今天咱們有話說嗎？

康 唉！話哪說過許多回了，你總是不以為然。我說過許多回，希望你做事做人要一條鞭，完完全全成個聖賢，或者豪傑，你總是「務廣而荒」，新學你提倡，舊學你也提倡。講究學問道德的朋友你也交，酒食徵逐的朋友你也交，叫什麼新思想新文化的后生小子，你也和他們混做一塊兒。錢哩，四方八面都花，輕重緩急，簡直沒有什麼斟酌。老這們渾渾濁濁的弄下去，怎么好？

易 唉！我不是沒有斟酌呀，有些事是我自己安心要辦的，有些事是朋友的面子駁不去勉強敷衍的，一個人在社會上混，凡事只由我自己主張。一點遷就人底地方都沒有。那處得下去嗎？交朋友也是如此，盡是清一色的朋友那里行？一天盡和人扳面孔講學問講道德，全沒一點遊戲娛樂的事，精神上還受得了嗎？

康 自然。然而總不能不分個緩急先后出來。即如你拿錢津貼那幾個留美學生，難道不是你自己安心資助他們的嗎？雖然我底兒子也在內，我相信你決不是敷衍我底面子，是一片公心替社會上造就人才。然而近來你「貪多務得」，把精神財力都分散到別樣事上去了，顧不過來，他們八個人，已經欠了半年的學費了。公使館里不肯再借，房主人不開飯，要轟他們，欠的帳老不還，人家要打官司。接二連三的電報告急，我出門上你這里來的時候，還接一個電報。你想……

易 是呀！我正在想法子，打算給他們兌五千塊錢去。但是還要遲幾天，因為明天有一筆緊急帳，非先還了不可。

康 什麼帳，比外國留學費還要緊嗎？

易 豐豫錢莊的一萬塊錢，轉了五期，一定不肯轉了，后天到期。

康 你想得了法子嗎？

易 我找譚胖子和陳禿兒幫忙，打一萬塊錢饑荒，說今天晚上定局，剛才打電話催他哪，（問僕）你們打的電話怎麼樣了，怎麼不來回話？

僕 剛才打通了，陳先生早出門了，說是上祥益錢莊去，譚掌櫃就來。

康 你不可以先劃五千交我兌到美國去，教豐豫暫且收五千嗎？

易 不行，我已托人說過了，他非全收不可。

康 你托誰去說的？

易 譚胖子。

康 楊齋和豐豫掌櫃很有交情，他們常交來往，我叫楊齋再去替你說說。

易 只要豐豫肯，那就在這數內劃五千匯美國。就請你費心，找找楊齋罷。可惜楊齋剛在這里的時候兒，大家都沒想起。

康 不要緊，我就去，我們道義之交，留學費是國際上的關係，在外國欠了帳打官司，就是辱國，看着人家辱國不打主意救他，就是不愛國，你是個大名鼎鼎的愛國大家，所以我替你着急。如今你既然知道着急了，我當然也要幫着你愛國，我這就找楊齋去，（起身想走，陳公

厚，譚惟禮進來。）

易 率性聽聽他們（指陳，譚）來的消息怎麼樣再去吧。（伸手讓陳譚坐）怎麼樣了，支票開了嗎？

譚陳 （坐）沒開來。

康 變了卦嗎？

陳 不是變了卦，這事是晚上才說定局，管支票的不在公司里。一定不會變卦的，合同上外國人已經簽了字了，（取合同交易）這不是。支票明天準送來。本來要一起交的，因為我怕敏老你着急，所以先送這合同來。

易 謝謝你，費心，明天什麼時候，支票，我叫人去取？

譚 不用，我去取了叫人送來罷！（向陳）十二點鐘行了罷？

陳 行！

譚 邱七爺給花老二做生日，敏老去不去？

易 要去，你去我們一塊兒吧。

譚 我和他（指陳）先派了個代表去打牌了，因為還有一個應酬，敏老先去吧。四小姐，（向曾）你不用說是要同着去的。（曾點頭笑）回頭見吧。（同陳先出）

易 我不送你們了。（回頭向康）三哥，你這就找楊齋去嗎？我什麼時候聽回信？

康 今晚上？恐怕來不及。明天白天十一點鐘，或者一點鐘。我……

易 要是豐豫不答應怎麼樣？匯美國的款子！